

TNC 5241.27/3234 (23)

23

46445

10442

文獻志卷三

禮制

禮文淵源一經而外多傳

汪象昇明自對文後各歸其宗

其言餘禮亦得入通殿中侍衛

之制其言餘禮亦得入通殿中侍衛

禮制禮文淵源一經而外多傳

汪象昇明自對文後各歸其宗

其言餘禮亦得入通殿中侍衛

之制其言餘禮亦得入通殿中侍衛

禮制禮文淵源一經而外多傳

汪象昇明自對文後各歸其宗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四

行實 勲賢

觀文殿學士汪莊敏公澈傳

宋史



乙集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
 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元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帥高宗善
 之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
 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積宮訖役議者
 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
 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夾櫛
 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堠界內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
 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集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
 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關心文武職
 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

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三十一年上
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
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
殆為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
久握兵權內結闍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
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饗端澈言天下之勢疆
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
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
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為湖北京
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為
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
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蕡擁眾十萬揚聲欲取荆
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構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西今吳拱嚴護武

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
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眾敗走時唐鄧陳蔡汝穎相
次歸職方未幾金王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
而金新王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
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預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
趙樽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
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
穀七十餘萬斛民饋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畧就隆興元年入奏
還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
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
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樽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
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寶疏
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

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侗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旣失兩郡侗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樽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大宋故正議大夫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程公卓行狀

曾祖士彥故贈太子少保 妣咸寧郡夫人金氏

傳忠簡公

祖映贈太子少傅 妣高平郡夫人陳氏

父世昌贈太子少師 妣新安郡夫人朱氏

公諱卓字從元徽之休寧人也自儀同忠壯公靈洗效節於梁居新安之海寧今占籍於此者皆其裔也惟程氏之先系出重黎氏世序天地歷夏商周而失其守及宣王時伯休父爲周司馬始見於詩國於程子孫遂以爲氏其世次遠而分至唐定氏族程氏之望分爲七惟忠壯公之後獨蕃衍於是邦爲新安甲族少保侗儻尚志氣富而仁延禮名儒訓迪子弟士有來就學皆館粲無倦由其家塾以成名者甚衆少傳通文史能繼其志長子尚書文簡公大昌始以瓌文直道被遇阜陵爲特儒宗少師則以家事自任而成其兄文簡之學傳德襲訓尤篤風義諸休委祉用集于公程氏益以大公生而神姿高徹穎悟絕人純靜無他好惟潛心經術文簡公深奇之盡以其學傳焉淳熙十一年遂冠南宮別院廷對又首乙科授揚州司戶參軍紹熙元年因薦者陸從事郎爲

撫州崇仁縣丞五年該登極恩循文林郎慶元二年遇慶典循儒林郎
四年以薦員及格班見改通直郎知處州龍泉縣未及上丁少師兼六
年七月服闋再調吉州龍泉縣嘉泰二年十月有旨與六院差遣轉奉
議郎四年五月差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開禧元年正月差充禮部貢
院點檢試卷官五月以堂兄太府寺丞準親嫌改差監行在都進奏院
九月除宗正寺簿轉奉議郎二年五月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
疏請外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二年八月服闋以嘉
興治最授朝奉郎九月入爲大理寺丞轉朝散郎四年正月差充省試
叅詳官二月就升正五月除尚書刑部員外郎十月勅借朝請大夫工
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明年春使回以勞授朝請郎五月守刑部郎
中九月除軍器監兼吏部侍郎官賜六品服六年四月最權太府少
卿八月以言者去國七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轉朝奉
大夫十二月起知泉州轉朝散大夫九年六月就除福建路提點刑獄

公事兼知泉州十年二月還司三月兼權福州十一月除直秘閣知福
州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轉朝請大夫十二年七月召赴行在奏事
十二月除秘書少監越十有三日除起居郎十三年正月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五月差充殿試詳定官六月講經筵終篇以修注
推恩特授朝議大夫七月進玉牒以公嘗稽宗籍授中奉大夫十月除
權工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三品服轉中大夫十四年
四月兼權吏部侍郎六月以進書恩特授太中大夫八月除給事中賜
對衣金帶十一月以禮禮告成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十五年
三月該寶璽恩授通議大夫進封休寧縣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四月
進寶禮成授通議大夫九月拜同知樞密院事進封休寧縣開國伯加
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六年四月公以疾在告六月五日疾稍
間出赴朝叅退朝疾復作二十三日遂革上奏乞納祿有旨轉正議大
夫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進封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越一日公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降中使卹其家賜東園秘器龍腦水銀以殮銀絹一千匹兩以不願勅葬加賜五百匹兩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官其後六人公儀觀秀偉凝重如山字量宏裕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其際自爲諸生時識者已期有公輔之器天分素高加篤學力行本之以枕養之以厚守之以正以是立身以是事君以是治民出人中外幾五十年名節全瑩終始如一日雖致身兩地未爲不遇惜在位日淺未竟其功業然平生所立亦可以無愧矣初試民漕祿時楊帥都丞鄭公興商駁寮吏甚嚴幕下有傾險者專言人過以取悅帥嘗以一二事質諸公公曰卓所知者職而已他無庸知帥愠曰君亦黨乎色頗厲公終不爲動始察其忱更加禮異焉詆誣者反以獲罪人服其忠厚准上衍沃民多儲蓄巨胥獻計會其數而征之吊稅其利甚博至許互告則盡籍所積以充賞民苦其擾命公往蒞之公曰民積粟以備凶荒也亦足以寬公家之憂且彼歲

旣輸租矣又未常販鬻今征之何名哉帥悟曰微戶曹不聞此言胥幾誤我法其欺置之法邦人甚德之崇仁江右巖邑民尚珥筆有無賴宗子挾群不逞專持縣事橫甚邑人側目公執而械之獄痛懲之隨從者皆抵罪凶猾始戢潛使吳公獵委公攝邑事首以教育爲急時至學宮與諸生講明義理禮者舊獎拔雋異以風厲之縣有楊田交陂省莊屯田計二萬八千餘石歲輸于郡然民戶所入於縣者十不一二每移他邑代解邑以重困公條陳其害申於外臺縷而上聞罷之公私以爲便泉江有遇害而失其身首莫知孰殺之者公燕坐默思恍若有所見曰只尋親人呼其妻詰之曰汝知而夫平日與何人惡婦沉吟久之曰昔常與伯父因競墳土有恨乃執其人遣吏搜其家得衲衣一持示其妻妻一見號泣曰此即手所製與夫者也復詰其人何從得此始駭服遂正其獄甫書初考即有別院之命始莫識其所自己乃知叅政袁公說友所薦公與之素昧亦無與爲地者時人咸服至公且頌其得人特議

齊楊公萬里聞之爲賦詩有拜了除書却問媒之句蓋紀實也公始登
朝慷慨欲扶時弊以宗正簿輪對首論諸州公帑妄費請祖宗之制於
諸州軍公用須出於給賜之恩然各有等差之辨故人心有所底止而
不敢踰越今之公使名曰分隸往往聲中人十家之產不足以供一饋
之需極細民終身之奉不足以當一燕之費互送將迎無有限極民生
益困國本益壞蓋制之無節則用之無藝此必然之理也乞取會諸州
軍公使錢之數隨其所臨大小以定其所用多寡更以一歲之內至於
若干數而止諸路監司大率准此立爲定則異時交替以數來上於是
而加考覈焉庶無過取過用之弊矣又論馬政之弊曰馬者兵之本也
臣昨備數諸軍糧料院會計一歲所收之數僅足以備補是歲斃損之
半則一歲所失可謂多矣臣又嘗以前此數年考之大抵歲收常少所
損常多數年之後馬必甚闕豈非軍政之大害乎夫以民養兵以兵養
馬官給芻粟而馬之充腹常不足甚至有以馬養人之議臣欲乞責內

外主帥盡牧養之方稽其損耗防其減尅而嚴其責罰上深然之樞李
輔郡公以推擇出守剖決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平恕或僞爲倅
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覓視爲奇貨謂
無真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
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謬買者
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集一郡晏然尋以內艱解郡公之在憲部也
論胥吏之弊曰有官府則有胥吏不可闕也亦不可冗也吏數愈多則
民蠹愈甚民蠹愈甚則官府無由而清獄訟無由而平民生無由而日
趨於厚也欲申飭諸道檢照條令隨州縣大小以定吏額私名罷吏一
切逐去庶幾胥徒簡少文書省暇政平民樂不爲無補詔有司頒行郡
邑加遵守焉未久北方玉帛復通人情危疑無敢往者公獨請行且以
覘中原事機節使判宗趙公帥岳偕往焉公威容端肅專對明辯虜爲
之加禮歸奏略曰臣竊觀夷狄以徒威立國故其所自恃者勢而其所

不足者理是理既失勢亦隨之此渙散陵弱之漸可預覘於今日自其
兵言之韃靼據有偏方非能地大力強有加於金虜也而頻仍侵掠莫
克誰何倉惶周章搏手無策乃盡遷民兵不遺老弱傾其國以捍禦之
怨讟斂與潰裂四出乃下令曰潰兵五日不出者死徒揭墻壁潰者如
故方且日夕惴惴南向清野惟恐本朝之兵乘危擣虛腹背受敵此其
兵不足恃者也又自其民觀之螟蝗水旱連歲為虐昨幸小稔軍旅之
興又復橫取無藝常賦之外曰和雜曰和借財竭力殫咨嗟滿路垂氣
召戾自冬涉春數月不雨今河南粟直既倍常時燕山之直萬錢石粟
飢民嗷嗷舉無生意怏怏然歸咎其上其民心之不足恃又如此顧乃
飭虛偽以欺人事形跡以示外使事往還異時率以州縣之吏奔走服
役今也騎士取之鄉民甲兵取之市戶糧食因其自備弓力亦其自隨
諸如此類自謂可以惑人而其中愕然已不可掩於斯人之口徒威之
失今已如此他時後患未知所終臣欲乞陛下制人必已御遠以近明

政教以立治厚德澤以及物使義積而邦本愈強恩深而人心愈固選
擇將帥訓練軍伍修車馬備器械徐起而收之齊人歸疆宣王復土其
在茲乎上悅褒勞殊渥自是始議止絕歲幣正讎虜之名不復與通大
義始明矣公為戎監上言古之善將者非臨戰而後計遇敵而始謀也
求兵法於往古考地理於圖誌以啓迪心思發明機變何謂兵法摧堅
破銳擣虛擊實其政也有方深溝高壘雉堞相望其守也有策舳艫蔽
江鐵馬風馳其用之也有宜諸如此類皆平日所當講明者也何謂地
理兩軍相接必知其處可以倍道可以設伏其處可以斷後可以橫衝
取糧有地會師有所諸如此類又皆平日所當講明者也今之將帥其
果能盡知此乎臣愚欲乞陛下嚴諭遠近軍帥凡列衛之間沿江之衆
自偏裨以上各使條具方畧圖畫形勢以滌其昏而開其明以發其蒙
而動其機不責其文詞而惟考其智畧審擇裒類上之樞府擇可行者
頒下分屯去處裨互相告語閱時既多見聞日廣會中之甲兵唯握之

籌畫實足以爲異日規恢之地時上方向用期替中興有忌嫉者橫興
萋菲昇祠廩未幾起鎮溫陵凡積年滯訟不決者一經裁斷莫不悅服
公深思便民之策可經久者一曰減免上供銀數二曰發泄境內楮幣
大畧謂本州舊有銀坑而紬綿絹帛非本州所出朝廷以有無相通撥
台信邵武建昌四州軍合解上供銀令泉州代納却令四州軍以所產
紬綿絹帛折價還泉州支散官兵自泉州銀坑閉廢銀價日增比之舊
價十增其七四州所收絹帛遇歉猶有減放又逐歲拖欠動輒數萬欲
乞將本州代納上供銀一半科取民間買紬綿絹帛支散官兵一半將
四州軍應副紬綿絹帛之數令自賣起發庶幾泉民稍紓先是淳熙間
文簡公守泉日具奏未行公申前說而加委曲焉政路甚以爲然事下
都司沮止之議者惜焉越四年大卿宋公鈞知泉本公之說告于上特
公持從橐事竟以濟其忠信惻怛篤於愛民終始不倦蓋如此至論楮
幣則謂本州田少土瘠逐年全籍廣米接濟計一歲收糴之費爲錢百

四五十萬緡錢會中半而廣南未承朝廷指揮行使官會以致本州會
子積而不散乞劄下廣東經畧將合解上供窠名錢銀收買販米官會
全綱起發劄下本州告示人戶各以錢會中半收糴其會子賣回廣中
就官充錢或白金充上供銀錢之數庶幾本州楮幣其來雖多而轉流
廣郡不至積滯暮年政成民以大和誦咏四起於是士祠公於學商賈
父老祠公於衢緡黃之流祠公於梵刹尚書楊公炳侍郎李公詵皆先
朝耆德寓是邦敬服公曰古君子也閩適謀帥上念無以易公者就拜
閩寄公控辭其方朝廷不許公以民害之大者莫甚於盜亦莫甚於吏
鉏姦剔蠹滌蕩而振刷之稅藉始明獄訟無滯郡圉所禁總十二縣之
事止十有五人公乃新學校括學糧增養士之員及論三山海寇所以
難制者以兵將皆不習海道之險欲擇選統領及所用巡兵使之朝夕
閱習長於水戰則盜之長技無所施矣上念公久勞于外有詔趣覲公
辭不獲命入對論舊將不可專恃虛藉不可徒費蓋言富貴既足則壯銳

銷鑠不若按諸偏裨下列志氣盛強必求自見至若尺籍伍符核實未
盡或有敗劔及差出病傷之類不以實聞所破生券主將掩而有之虛
費類皆如此要當委自總所更加考核使供軍無虛破之弊士卒有可
用之實此內修外攘之急務也又言泉貨洩於外夷銷為器用法禁不
能止不急救之中國之銅日少上曰然豈止於少殆將至於無矣公欲
以鐵銅錫三者合而成錢如往者夾錫鐵銅錢之類夷虜得之則為無
用小民銷之不可為器如此則重者反輕法不嚴而弊止上皆嘉納之
不一歲進貳冬官時將帥多事剝士卒貧困公極論之以為將之所
恃在兵兵之所恃在食今者培尅日滋士心寔失請給股削乾利取贏
恩施於上怒起於下自今支散請給不宜屬之軍將總所則委屬官州
郡則委通判令彈壓之則上恩可達而士氣稍紓矣公每因經筵進讀
必寓獻贊親切時事言州郡不可輕畀必試其事無容但拘資格又謂
三邊之勢兩淮為最要上游河水多淺秋冬可涉恃水為險者淮之東

也依山為險者淮之西也防守之計在乎兵將得人又以近來州郡稅
賦折納大為民患藝祖有折納違制之論孝宗有無食貨無取之說乞
明示州郡俾之遵守又言今之兵冗當嚴考核以革虛名無實之弊官
冗當裁遙領不釐務暨琳館之虛員費冗當節迎送修造與夫添給妄
用又言援例廢法實開僥倖之門是致賞罰無章私情勝而公道泯宜
守成憲凡公所敷陳皆切中時病深當上心及居東臺封駁之任抑僥
倖振綱紀惜名器凡所爭執皆關大體有臺臣論事專徇賄賂既從黜
罰而上恩寬大復畀職名公駁之言貪夫徇財以辱言路而置不問政
刑安在上知公果可大用也故雖自以年邁迭上封章丐祠而聖眷方
勤不允未幾進貳本兵天下想聞其風采公膺重任夙夜經心職思其
憂形於言色猶念新疆雖招於版圖其費無藝歸附尚煩於籠絡其志
難量邊面故老相繼淪亡孰可倚仗捍城宿將周喪無幾就備驅馳加
之逃亡不補而尺藉多虛將帥刻剝而士卒怨忌必將蒐練軍實獎拔

人才警飭營屯申明紀律凡三邊之險易虛實諸將之勇怯能否糧儲
之豐耗城池之修圯甲兵之利鈍科條邊境靡不備周而所謂宏謀大
畧沉機秘策關於國體輕重鄰敵利害日與廟堂講明議論密贊廟議
人莫預聞每以先皇倚注之深欲自竭仰酬隆眷百慮嬰懷積成煩閉
上憂之甚欲遣中貴問疾增損狀公力辭遂止少愈入謝上曰公有喜
色玉音問勞聞卿近少違和辛巳平復宜厚自調護公再拜稱謝退朝
即自力治事疾復作國醫視之已不可為矣其薨也士林相吊諸公哭
之慟公為人篤厚平實表裏洞然不為機械持身甚嚴待人以恕雖年
德位望俱高而接物謙抑賢愚貴賤皆與之均禮自幼篤孝與敬少師
遇子弟素嚴公先意承志惟恐順適不至雖雅性嗜書不樂俗務然東
西惟命勞冗靡辭必被冊以往學不廢程蠱無闕事人以爲難恩隆族
黨遠近數百口雍穆無間言與人交終始不變樂賙人之急解衣推食
雖重費無所靳故舊亡歿贈卹其終經理其家纖粟補至凡鄉邦利病

視之不啻猶已如折帛輸錢朝廷舊則每疋六貫五百而休歛二縣田
賦既重民獨不堪歛縣向已蠲減惟休寧未有援例奏陳者公在宥府
適臣僚論奏公力語廟堂敷奏事方下戶部值公薨背踰年特從所申
本縣歲蠲諸錢一萬五千緡折帛每疋裁減二貫由是鄉邑感公遺德
相率立祠宇以寓無窮之報公平居不喜言人過寸長片善吹揚吸引
不遺餘力因公所薦進知名甚衆自奉極約既貴膳羞服用無踰寒素
里第仍故居僅創一樓貯圖書一堂燕坐而已嘗言富貴在天非人力
可求分有之則聽其自來無之則信其自去至於居官之道尤當以廉
勤爲本予平生所以省憂患得便宜者此尔公初第而歸四方學予不
遠千里執經席下一經師承其所得必粹其文必有體製可觀門人多
達者如右史吳公格則與公偕顯於朝餘登桂籍預鄉舉升列賢關者
接武駸駸殆莫勝數師友淵源特盛於江左奏議文集共二十卷藏於
家公娶齊安郡夫人朱氏謹靖賢淑事舅姑至孝禮無違者從公宦遊

勤儉得節以需賓饋延禮師儒未嘗少爲私奉先公二十年卒子男一人以思從事郎監西京中嶽廟以哀夜中山行卜兆域犯風濕得疾後公十有一月卒轉宣議郎致仕女二人長適朝奉郎賜緋魚袋姚元迪廷魁穎之子也幼未適人皆先卒孫男一人剛中前修職郎監西京中嶽廟今承遺澤換授承務郎孫女二人長早亡次適從事郎新寧國府旌德縣尉巡捕私茶鹽礬兼催綱江來剛中將以是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公于歙縣長壽鄉龍歸里龍山之原千里走介馳書謂伯成曰先大夫雅與公至敢以行實爲不朽託伯成辭不敢當然竊謂公以儒起家以勤儉仕歷四十餘年迄登宥府外不爲表暴顯著之跡而斷斷無他休休有容有古大臣之風齋心服形於燕閒之間而民自得於畊桑蔬畝之上使公未薨則措施成就詎止此哉伯成泉人也公守是邦嘗獲游公之門而且蒙公之眷相知最深其立身行已足以儆形當世而一話一言又可垂法將來至於慈祥愷悌之政鄉人歌詠成編棠陰蔽蔭

之恩遺愛於今未泯也敬據公言行之實書以畀其子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寶慶元年四月日顯謨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傅伯成狀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五

乙集

行實勲賢

宋特進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九
百戶食實封三千三百戶贈少師謚文清程公元鳳家傳

程繼孫

曾祖諱大圭贈太師魏國公妣謝氏贈魏國夫人祖諱正贈太師齊國
公妣方氏贈齊國夫人考諱放贈太師魯國公妣吳氏贈魯國夫人先
公諱元鳳字申甫姓程氏系出重黎氏後伯休父爲周宣王大司馬魏
有昱吳有普皆以勲勞聞至晉諱元譚者守郡有功德於民詔賜田宅
於歛因家焉梁有諱靈洗者積官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子孫蕃衍散
處四方獨先公一派留舊鄉故世爲歛人高曾皆潛德不耀齊公輕財
樂施以行義著鄉閭魯公博學強記工詞賦遊場屋不偶謝去因自號
拙庵居士吳夫人臨壽里人夢所居屋上煙雲黳黷光怪異常所見或

語魯公曰君世修積必生異人先公天資穎悟甫脫襁褓端重如成人
弱冠畢通六經紹定初元以詩亞于鄉書明年上春官時傳太序士夜
寤登天者見天門劃開上揭金書龍鳳文采四大字暨省闈揭曉程松
龍第一先公居第二袁文煇第三趙采第四時人歎羨謂造物之降任
有在五月賜對集英主司憚其直抑置三等授江陵文學掾至官未幾
即捧檄衡文鄂渚居上客次甫離位迎同僚而上客次屋遽仆闔帥大
叅別公聞之曰即此可知他日遠到秩滿以邊賞循文林郎端平初元
八月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中捧臺檄主文清江滿歸道丁
母魯國夫人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骨立淳祐初元服闋除主管
禮兵部閣架文字十月除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錄轉宣教郎丁魯
國公憂哀毀加於魯國夫人在疚時五年二月服闋七月除太學博士
八月除宗學博士以詩禮二經迭講授榮王府王傾心敬待每侍上必
稱其賢以講二經徹章轉二階十一月輪對以天運人事剝復往來之

機辨論甚悉畧曰臣聞天之剝而復以陽足勝陰也治之復而剝以陰
足干陽也剛決陽也柔懦陰也宣明陽也壅蔽陰也忠直陽也回邪陰
也端人正士陽也宦官女子陰也陛下能扶其所謂陽抑其所謂陰則
一云爲一舉措必以法天爲心而天下之治自剝而復自復而泰矣臣
請詳言所謂法天者主器之位不可虛也輔弼之職不可闕也君子小
人之辨不可不嚴也內脩外攘之策不可不謹也凡此皆天道也皆人
君所當法者也陛下豈不知此爲當今之急務哉然天下延頸而望猶
未有以副其顛顛之思而反憂世運之日趨於剝何也或者得以妄議
陛下容受有餘而施行未力高明雖不可及而剛決或有未至此秉陽
之德不能不累於陰也忠愛之意蓋拳拳焉理考覽之曰言盡而旨遠
有古遺直風由是銳意嚮用六年冬除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春
兼權右司郎官暫兼禮部郎官丁丑除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復當輪
對歲適苦旱遂先期積忱以天心君心奏疏指陳時病尤激切懇至理

考嘉其忠蓋皆和顏受之然於時不無少忤累章丐外七月差知饒州
暫兼治事訪民疾苦爲政平實如脩毀堞以植侯邦之蕃屏置義阡以
易習俗之火葬者皆班班可考九年三月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
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治司歲有冬夏帳銀蓋以備使者供張之需先
公不受悉舉以補郡積年諸色窠名之欠五月以年勞轉朝請郎除右
曹郎官首拜二疏其一條陳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民生財計兵威
六事次言版籍不明稅賦失陷諸事理考改容曰久不聞卿議論今得
此奏愈覺精神由是進用意益堅八月差充殿試覆考官方逢辰黃大
任皆出衡鑑下再兼右司郎官十一月乙酉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
書一再辭不允丞相鄭清之不任事時興池邊躡不去之譏前臺官潘
凱吳燧合章論列鄭不悅遷二弟二弟不拜命即拂袖去先公上疏極
論之畧云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流暢則四體康強元氣壅底則百骸
受病陛下聖度天寬超越千古危言激論靡不包函一二臺臣倏入驟

出或者疑焉萬一果因言事之失實遂與美遷而斥去臣竊爲陛下惜
之夫草茅激烈猶賴優容臺臣盡言亦其職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
有臣願陛下思元氣之所係當使之流暢毋使之壅底宗社幸甚上意
猶未遽回復上疏申之言人主以一身立於羣臣庶民之上以有紀綱
維之也一日無是則滅亡繼之由古迄今未有舍紀綱而能治者邇來
一二臺臣不得其言而去陛下未嘗罪所論者遠近觀望良可駭怪白
簡霜疑罪狀暴著縱有回護人誰不知自宜羞見吏民襍被宵遁今乃
頑然無知舒徐候代反揭榜禁臺章之傳紀綱安在乎職司耳目事許
風聞掩耳盜鐘焉能欺衆自宜退思內省痛改厥愆今乃公然強辨巧
肆詆訐欲以此爲鉗制臺諫之術紀綱安在乎紀綱陵遲何所不至臣
竊觀乾道八年御史蕭之敏因言事及大臣除直秘閣司臬江東告詞
有曰造膝之辭有犯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哉孝宗皇帝愛惜正人
褒寵其去如此此陛下家法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待之敏者待二臣則

言路之氣脉不壅國家之紀綱獲振其於治體關係非輕如是而頑然無知公然強辨者尚得以肆無忌憚臣當不避仇怨彈擊以聞由是二身皆獲收召疏傳四方人士擊節稱嘆曰此所謂朝陽之鳴無愧古人矣十一年今上初臨資善首上疏乞選端方純謹之士增輔導翊贊之員用重厚篤實之人供給事使令之役庶幾出入起居無有不正動靜語默無有不善不徒曰講讀充員句讀勤習而已二月磨勘轉朝請郎四月進講周易終篇轉朝奉大夫繼以進高孝兩朝日曆會要轉兩階時理考穆卜季秋歲事明堂先公卽祈天以實不以文上疏曰臣聞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何謂本忱意正心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是也何謂文典章制度鐘鼓邊豆以至登降俯仰之節是也二者要不可以偏廢然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臣請得言其本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人主一念之微無往而非天也縱肆之念或萌於燕私之時敬畏之心或閒於逸樂之際則嗜慾得以干其

防便發得以投其隙而意未忱心未正事天之本有愧矣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人主一言爲之間無往而非天也好惡之端或不察於顰笑之末內外之辨或不謹於防閑之嚴則號令易屑於細微請謁難窒於蹊隧而身未脩家未齊事天之本有愧矣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無非承天意以從事而非人主之所私也招徠三聘未能回考槃之歌斥去一鳴滴以沮干旄之告籲俊尊帝豈其然乎椎肌剝髓州縣肆無藝之征刊木運材畿甸興無益之役惠民奉天豈其然乎剖符名郡率多恩澤之侯振武清班聯陸淵姪之士天命有德豈其然乎丹書屢垂懇切靡節之榮彈墨未乾尋賦祠庭之祿天討有罪豈其然乎一紀綱之未振一政事之未醇一施設之未當皆非所以盡治國平天下之道而事天之本有愧矣臣願陛下穆然而思惕然而省汲汲然而反求戒懼於不睹不聞之地敬畏於立政立事之時不以私而害公不以欲而勝理方其靜也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及其動也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則禮之大

本於是乎在豈專在乎文哉又上疏言邊備疎略當思患豫防中徵軍實以起積玩之勢繼又上疏言刑獄汎濫鞫訊慘酷囚禁淹延報應稽滯四弊十月理考親灑奎章以昭光清忠儒碩六大字下賜緡紳榮之十二年正月除右正言兼侍講顯免且乞避祖諱旨不允權以右補闕繫銜先公感理考知遇思血忱以報首疏帝王格心之學次論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論文弊論邊儲論人才論民心論儲將帥救災異皆莫不空臆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特理考舊邸恩攀援以進越次守京畿憑怙上恩任意妄作三學扣閣上書言狀捲堂而去司業蔡抗袖劄白堂請罷清議沸騰先公亟草奏數晦罪劾之奏上除晦大理少卿蔡宗正少卿先公率全臺拜疏乞留蔡而黜晦以安士心尋奉旨蔡仍兼司業晦與邵二學諸生始還十月除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辭不允時虜中一雛爭立朝野皆有敬去而舞之心而臺諫自吳潘之去皆依阿取容先公因進講孟子入則無家法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國非其國之語卽草爲疏以奏謂今之法家拂士不可謂之有今之敵國外患不可謂之無而通上下皆不知有畏心人心之所畏者理願堅聖心之畏以警動內外之畏未幾京城災復上疏力陳致災之原數事乞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野處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憔悴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則轉危爲安易禍爲福天下亦尚可爲也寶祐初元進講孟子徹章轉朝議大夫尋差護試禮闈六月四疏丐祠不允八月累疏丐外不允先公復拜疏直叙久居言責無補消埃恐防賢路理考再三勉留而當揆復將旨副以劄云上眷甚至幸望少留九月陞兼侍讀甲午除侍御史兼職依舊累辭不允首上疏乞取法孝宗八事末謂人君之學非知之艱行之惟難又言薦賢報國前輩盛心久蘊此志猶懼以爲近名載念此而不言無時而可遂歷取當時才望政績彰著者陳昉方岳等廿餘人力薦于榻前後皆卓、能植立爲時名人先公蒞職言路首尾凡四載先後凡百奏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皆足以扶是非之公嚴正邪之限純實明暢的中時病
不立異取名不讎私快已故所彈擊人皆心服而無怨言其在經惟色
溫氣和尤善開導所講孟子禮記春秋三書據經以析理因事以輔治
言約義明尤有功於緝熙之學二年四月乙丑除尚書吏部侍郎兼中
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侍讀亟草辭奏出闕俟命降
詔不允宰執面奉玉音差官宣諭入門供職朝臣將旨至先公復草辭
奏乞照前請畀祠廩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將旨者游至具言理考委
重之意始勉就職嘗進讀罷因奏外間日來洶洶言宮禁備衛甚嚴上
曰宮庭比有異見奏曰陛下目擊乎乎上曰朕不見宮人輩見之奏曰
妖由人興虎豹九關何自而入願陛下鎮之以靜不必張皇宮禁係天下
聽聞一語之出百語之訛可不審諸上曰極是六月以磨勘轉中奉大
夫九月有事明堂充執綏官上問禮祀儀文中興後視祖宗時何如先
公奏曰祖宗時承平日久儀文大備大駕鹵簿凡二萬六千人法駕減

三之一小駕減其半可見儀文之盛中興之初草創未皇紹興十二年
始造玉輅明年又造金象輦木四輅鹵簿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
儀文差畧然祖宗敬天之實則有在於儀文之外者上首肯之西太一
宮在錢塘門二里而近實據湖山之會佞臣又啓車駕游幸而無名因
明禋恭謝倏頌旨消日欵謁先公亟草疏以奏曰陛下臨御踰三十年
不事游幸天下所共知也雖以恭謝爲說然羽衛蒞湖山之勝觀巖巖
郊坰之屯傳播四方但見游幸之疑似安知欵謁之本心是陛下二十
餘年之忱心實德一旦無以取信於天下所失豈小小哉以內地言之
年穀幸登而枵腹未飽近寇甫息而瘡痍未瘳以邊陲言之蜀之竹隘
雖復而忿兵未退淮之合肥雖捷而哨騎尚留加以窺襄陽廣傳聞不
一虜多狡謀巧於覘伺萬一行幸之語一傳寧不啓戎心而謂中國無
諫臣乎輿論籍籍咸謂陛下因比者總章禩享轉雨而晴喜動聖心遂
有是命夫天道難謀禍福倚伏倘喜心一動而肆心乘之則一時降格

之可嘉安知無大可畏者繼之尋奉旨寢其行十一月三奏丐祠詔不
允復面申請理考曰卿留一日則有一日論思之益何屢以去言朕所
未喻三年春除權工部尚書辭不允繼於經筵造膝力奏乞放還山林
理考曰未可見方賴卿毗贊何可言去理考察先公求去之志堅決御
札與臺長云程某議論篤實心事純明獨立無朋不阿不激朕察之熟
矣抗疏再三力求引去比於經幄洵控枕辭朕念班行寥落人物眇然
已勉留之卿宜轉諭同列俾知朕意先公雖感激上眷而去志未釋未
幾復五上奏恪申歸田之請六月丙子依前中奉大夫特授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先公以祈退得進非其素心一再懇辭愈力批答
不允時蜀氛孔熾夷禍復萌義難固辭謝表所謂矧邊氛之未靖正軍
實之當嚴必尸牖網繆而為陰雨之防必維楫備具而圖大川之涉道
其實也又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開督上疏乞用徐敏子易
蜀師用向士璧為鎮撫移呂文德上沅靖庶能成犄角之勢悉從其言

史高之得罪公議忽進職名與致仕先公慮人疑朝廷將再收用不肯
書黃謂且因其辭免特從其請庶可以釋天下之疑中條陳財計五事
量齊曲當尤為理考嘆賞八月乙丑依前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
事兼權叅知政事三上免橫批答不允于時矩堂董公槐以人望當國
先公悉心協贊中外無異論四年三奏乞祠或與補外不允四月除叅
知政事顯免不允先公感上知遇深厚謂歸美報上莫急於豐培根本
故以仁厚為第一義七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開國公提
舉國史實錄院監脩國史日曆提舉編脩國朝會要提舉編脩玉牒提
舉編脩敕令提舉編脩經武安畧三上表懇辭不允至彤天筆勉諭云
親政以來命相凡幾居多弗績豈但害于其國抑亦累于其身雖悔何
追往事可鑒卿清忠素著潔白無瑕當言責非仁義不陳處政地於輔
相有補爰置諸右以濟多艱雅宜開誠布公相與脩內攘外痛革蠹弊
儀圖駿功先公雖感激上知然猶懼不勝任且拜且辭周回累日而後

治事首摘時政之最急八事條陳以奏一曰正心二曰待臣三曰進賢
四曰愛民五曰備邊六曰守法七曰謹微八曰審令畧云臣聞人主天
下之主人主一心又人主之主也所主不正則外邪交攻治亂安危於
此乎判古之聖人知其然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惟恐斯須不正投隙
而來者紛如也臣願陛下持心以敬畏處心以安靜養心以寡欲則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上而延洪天命下而固結人心近而示法子孫遠而
垂則萬世皆陛下之心基之矣書曰任賢勿貳中庸曰敬大臣體羣臣
此帝王待臣之要道也後世則不然決擇不審任用不專如醫方察脉
而雜然投劑肘欲畫圓而掣之以為方蓄縮畏謹則議其無所長展布
設施則疑其有所為卒之終日救過不暇而天下事亦無一可人意者
此固其庸碌無以啓人主之信心而人主亦何便於此哉臣願陛下
下思元首股肱之一體接之以禮待之以忱如其非才以禮退之勿強
其所不能如其果賢以心委之勿間之以疑貳勿外厚而內薄勿陰奪

而陽予如此則君臣相與之義盡矣自古未有不信仁賢而能國者今
也班行寥落殆若晨星臨事須才動憂多使豈人才獨啻於此時哉拔
十得五實為確論臣願陛下旁搜博采兼蓄竝用長於心計者使治賦
優於韜畧者使籌邊德履溫純者不疑其遲鈍論議慷慨者不惡其矯
激取其長畧其短錄其功忘其過寸長片善咸得展布則意氣招徠精
神翕聚勢之弱者可使強權之輕者可使重矣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未
有民生憔悴而國勢尊安者今邊鄙之民流離奔迸雖嘗蠲租武夫憮
人反肆苛征之毒內地之民愁恨嘆息當加撫摩貪官虐吏豈念饑寒
之苦臣願陛下嚴節制閹監司擇其貪黷無狀者條列奏聞痛與鑄斥
去積莠所以長禾稼驅狐狸所以蕃雞鶩仁政之行莫此為急國家之
財耗於兵者十常七八然伍符尺籍虛額尚多老弱疲癯未聞改刺以
器甲則朽鈍以武藝則鹵莽以訓習則文具為其將帥者又從而掎剋
科敷之無幾至時且不聊生緩急安能效死是真可凜凜也臣願陛下

嚴飭諸閫覈實軍籍招收強壯精其器械程其技能而又痛懲貪將之
誅求庶乎士能用命可以禦敵祖宗之法昭如日星廢法用例爲弊滋
甚而廢法之大者莫如貴戚之臨民然分符之初貪庸弗績者猶不迭
於吏議今非惟人莫敢議之而反欲議人矣願陛下遵祖宗之法凡貴
戚之貪暴者庸謬者悉賦以祠廩使之坐享富貴其有才而溫良有德
而通暢者間雖違畀以郡符必使內外臺得以公廉察之權庶幾知有
所憚而不至傍勢作威戕賊根本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蓋無微而
不謹也漢唐以來徒知褻近之可親不知操柄之旁落不謹其微流禍
斯慘陛下英明果斷御之有法然道路之傳猶謂蹊徑未能盡空扳緣
鑽刺之習未能盡無微之不謹者將奈何臣願陛下警之以禍福之機
訓之以保全之道謹微自守勿與外交無罅可投趨者自止非特國家
之福亦近習之福也君之號令不可不謹陛下一札十行無非軍國大
務至於小小武職亦勤內批或謂已失之褻而小吏省札緇黃敕牒亦

勤宣諭取索陛下之用宰臣將責之經綸之務平抑使之爲是瑣瑣者
乎臣願陛下示天威之尊嚴絕小人之玩愒其於事體大有關係奉御
筆云朕之命相正欲仰成既得其人何所不可覽奏旨哉乃言惟服尚
期勵翼其克有勳先公在揆席每事皆存大體不務紛更以駭觀聽不
事矯激以求夸耀惟欲上下相安於無事時虜又蘊窺伺之志前董相
當國嘗自請身督蜀師暨次年秋蜀報轉亟荆闔以光棗之警告桂闔
以諸蠻之警告理考宵旰焦勞但焉不寧先公自念身任大寄豈當以
賊虜遺君父憂退而討論險要設施方畧調兵擇將峙糧築堡或面對
詳陳或手奏潛告莫不纖悉畢舉處置得宜故荆有荆門之捷蜀有苦
竹之捷嘉定之捷襄漢之捷餘瑣碎不勝紀乃若脩復沿邊城築雖由
一時分闔得人然憂邊思職未嘗頃刻置念虜酋狡焉思啓封疆之志
已非一日幸賴廟謨深遠臣謀畢獻足以挫其氣折其萌迨夫還政未
再歲而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史院脩高孝光寧四朝國史久未

就先公奏乞專任尤煇領其事五年春書成上進轉金紫光祿大夫六月五奏乞祠詔不允初先公之守番也丁大全爲浮梁令小有才爲當路所稱然爲人儉黠剝刻先公心薄之而素性寬涵未嘗輒形于言既登政路大全時在栢臺上疏力詆董相罷之至移臺牒速其行意欲借是以相撼搖賴理考着愛深厚且爰立之初不敢遽動未幾大全由諫披登宥府勢位相軋自怙其以術得君志溢氣驕好凌駕人至與同列爭事交臂於中書堂觀聽爲駭先公觀其所爲益強恃知難與共政而其議論間亦頗鼎席之意累露理考雖密察其機狡然小人易進難退惟思亟去以避之十月五疏凶福理考親書勉留有云存省來章足覘雅志一身之計綽有餘矣萬機之務誰與共之決當留行勿復有請先公去意雖又決然感理考着留終始不渝未敢遽然舍去復強勉就列六年春又五疏凶祠理考論留益至有云諉之以疾則卿氣體方剛酬酢有餘裕慮其不善後則鄉表裏純一何瑕可指決不容於勇退宜悉

付於忘言爲朕勉留深所望也四月逾月不雨力以燮調失職引咎上疏力乞解機政上詔留數四復有云朕以十三相而得卿卿不二年而舍朕豈人情哉自是不敢疏辭但引先朝宰臣趙雄奏曰頃歲宰相罕有善罷大者竄小者逐願及宸眷未衰卑以藩服使天下知宰相中亦有保全者孝宗皇帝感其言而從之臣之才力雖不逮雄陛下聖明視孝宗若合符節是用游歷愚衷頻瀆天聽然癯羸多疾不敢如雄求畀藩服但得解罷而去從事藥裏實拜君父保全之賜由是天聽爲動知先公去意已決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內帑出金器精縑薰茗酒核以寵其歸蓋理考自端平以來真相凡十三進退純全者自范滂後僅先公一人而已得政纔兩年朝無異議民無疾呼雖外視之精采若不快人意譬如服參苓之劑豐培滋養其於元氣所益多矣四上奏歸闕鉞上亦閱勞先公七月依前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退居兩年惟以書史自娛世間嗜玩無足以動其心幅巾藜杖道

遙田野間行道見之初不知其為宰輔居第簡朴門外田數畝躬課家
僮自耘耔示子孫以穡事之艱每遇舊交故屬踵門從容延欸或談論
竟日一語及時事異同必嗟咨審問憂見顏色蓋身雖江湖而心實宗
社也理考念公俞篤凡生日宣賜銀幣未嘗少替始終眷遇如此詎意
大全柄國敵天聰明任私滅公醜正黨邪釀成鄂渚偷渡之警內阻外
訐上心怛焉不寧首頒天詔問計策先公即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及團
結民兵數事以奏理考親書一再褒嘉後云覽卿所條邊計備見忠
懇助朕憂勤便當叅酌施行嗣有所見陸續以聞次年八月壬寅詔依
舊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大使四上免章不允凡三頒奎札勉諭至
謂其以八十餘老猶為朕出撫七閩卿六十乃以老病言過矣幸無遐
心以副延佇先公知上意堅確不容牢辭遂勉一出至郡訪求民瘼稽
較餽事首務行寬大少甦疲瘵手疏乞增糴減數前牧希求望外恩賞
取六邑籍版紛更之號脩明局歲增解農寺米五萬石以無為有獵取

美名暨農寺索償則移補塞責先公惻然慮後來者長此不已吳民愈
不堪命疏豁除之先公以糴事數足而郡政粗脩累疏乞歸詔不允十
月拜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疊騰免橫天使馳
奎札諭旨復上疏懇辭旨特給假兩月三年六月詔疾速赴闕復三拜
疏控辭旨特依所乞免兼侍讀宸翰褒諭云卿與學重德簡在朕心延
佇肯來庶資啓沃累詔趣發辭則如初陳情既真高節難挽勉遂雅志
俾奉外祠少須康強嗣有光寵景定五年五月再任醴泉觀使咸淳初
元以今上登極恩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
辭積方上而臺臣論列之章下矣旨依舊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六月四拜奏乞致仕不許四年四月罷醴泉觀使逾年驟感寒疾遂致
其事旨依所乞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時五年二月也自同簽樞
密院事以後除拜極恩加食邑至八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三百戶階
官回授者五丙申薨于正寢距生慶元六年十二月甲申享年七十遺

奏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特贈少師諡曰文清前妣吳氏先公二十七
年卒贈周國夫人繼妣汪氏先公八年卒贈漢國夫人男三人象祖故
朝奉郎直秘閣知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先公七年卒述祖承
奉郎待參宗祖承奉郎待銓竝與江東漕選女一人適奉議郎通判隆
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羅孫男二人梓承奉郎待銓與兩浙
漕選桂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吳克紹次未行述祖等將以咸淳
七年十月忍死奉柩葬于歙西古城關去所居十里而近溥治命也公
朝特差脩職郎汪儀鳳護葬事如舊典禮先公氣貌冲粹襟度寬夷不
為畦町峭整待人遇物春風藹如然胸中涇渭甚嚴短長輕重寸量銖
較猶黑白鑿之乎不可亂平居退然一儒者言若不出諸口及臨決大
事雖千條萬目紛錯于前審義之得毅然自任如山嶽之不可移既底
則了無矜伐色其於兵也非所素練當邊疆饑饉審計熟慮動中事機
雖老將宿校所不及中保任一二將帥尤膺合衆心其於財也率裁以

義調度繁興紆匱乏之桑劉之所縮手而處宜裕如也引援天下賢
俊雖採奇拔萃惟恐遺才而人不知所從來至有終身不識面者尤愛
惜公朝名器故姻戚交友無一人敢萌意外希求者門雖無我而限界
肅然一恩舊子未製一干堂求貳令先公謝之曰除受須由資格其人
再三請不置且以先世爲言公曰先大夫疇昔以其粗知恬退故相薦
今所求似鬻以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也其
人雖不滿意而去然未嘗不心服其公前任言責所嘗論列後居政地
見其可用未嘗忘薦拔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
才也以故多致通顯一郡守舊名在白簡廢錮累年一日至闕自陳以
先公輔政瑟縮不敢進朝行語其故且教其來謁一見卽問其出處守
方起謝先公曰吾豈敢以一眚而棄人幸無疑守感不能言泫然出涕
尋得郡去守亦知自新焉其胸中洞達不滯於物如此重惟早歲登第
布章無尺寸援蒙理考不世之知任言責歷禁途至登庸鼎揆三十餘

年春遇委任彌久而彌篤朝野曾無間言中值一畏擅朝初然如冥鴻
之舉雖於報國之忠未克殫竭然於見幾之智亦可謂無遺矣恭遇先
皇更化聖上嗣政天下清明一旦不幸物論倏興幾至求全之毀向非
天朝力扶公道察其心跡無他則未必得為太平幸民全而歸之也初
薨之日堂奠之文曰幸而邪正之不相掩亦不幸而出處之適相值當
時指為名言云自號訥齋居士有訥齋文集經筵講義表裏制文詩記
凡若干卷嗚呼痛哉尚忍言之哉重念述祖等不肖不學智不足以揚
前光文不足以發潛德謹瀝血以序始終大畧行事如前百拜乞言于
當世之大君子尚惟仁慈興惻哀其忱懇詮次而賜之狀俾得藉手告
于太史氏豈非不肖孤之幸願儻九原有知必與增榮感焉咸淳七年
月日孤子述祖等泣血百拜謹書古文清公家傳後有鄉先生唐子儀
扼于賈似道公于述祖為此傳盛言大全而不及似道止云臺臣論列
者是時似道方柄國政故也唐先生跋語亦未深考恐讀者致疑于此
故表而出之

大元敕賜故翰林學士承旨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

國公諡文憲程公每夫神道碑銘

危太樸

延祐五年七月丙子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程公
薨于建昌里第泰定二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文
憲至正十九年四月甲子丞相太平以公事世祖皇帝盡臣道宜賜神
道碑銘有旨命臣素撰文臣雍書丹臣伯琦篆額臣素謹按故翰林侍
講學士臣僕斯所具行狀及聞諸故老言而序次之公諱文海避武宗
皇帝御名以字行曰鉅夫姓程氏其先周成康之際始國於程子孫因
以為姓宣王中興有賢佐曰伯休父春秋時有趙氏忠臣曰嬰西晉循
吏曰元譚為廣平太守持節新安因家焉其後自歛遷休寧至公高祖
宥興徙居郢之京山曾祖子明又避兵武昌卒葬其境皇贈集賢待讀
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楚郡公諡安僖妣姚氏追封楚郡夫人祖德
秀自武昌東上彭蠡寓龍興吳城山宋擢宣義郎參淮西壽春二帥府

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楚郡公諡簡懿妣李氏追封
楚郡夫人父翔卿朝列大夫管軍總管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
封楚國公諡孝肅母李氏累追封楚國夫人公生宋淳祐九年四月十
七日生而目光如炬識者異之宗老若庸為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公與
翰林學士吳澄從之講學德祐元年季父飛卿以軍器監知建昌軍事
公侍孝肅公奉大母李夫人就養未數日我師至城下建昌內附至元
十三年從季父朝于開平途留宿衛授以宣武將軍管軍千戶十五年
十一月九日召見香殿世祖問宋何以亡對曰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失
天下也以仁不仁宋非不仁權臣貴似道誤之也問似道何如人對曰
當其為邊臣是一似道也及為相又一似道也天顏甚說命給紙札書
其辭即御前以銀盆漬墨書二十餘幅以進深稱上旨問今何官且諭
近臣曰斯人相貌應貴聽其言聰明有識人也諭公曰國政得失朝臣
邪正卿為朕悉言之公頓首謝曰臣疏遠儒生蒙被知遇敢不竭駑鈍

以報明年授應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又明年進修撰又明年陞中順
大夫秘書少監尋遷集賢直學士中議大夫兼秘書少監條陳五事一
曰取會江南士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置考功曆四曰置會財籍五
曰給江南官吏俸祿皆采行之二十年加翰林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二十三年改集賢直學士進階少中大夫八見首請興建國學又上疏
曰臣聞治天下必用天下之才故曰旁招俊乂又曰立賢無方若限以
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南北南北人才視
同一體若有所偏主有所遺棄此群臣之故計非陛下至公之心也明
詔屢下一則曰求賢二則曰求賢而能以賢才致之陛下者幾人出使
者止以下相符樂工技為賢才此何謂也且使有識之士得以淺窺朝
廷臣竊耻之未幾復上疏曰國家自平江南內外百司皆參用南人惟
御史臺按察司獨不參用臣不知其說也南北人情風俗不同若欲諸
悉各處利害須參用各處之人况江南歸附已十餘年而偏遠險惡之

處盜賊時時竊發雖由官吏貪殘所激亦由臺憲按問失職致然按察
司官名為巡察其實未嘗徧歷止於安靜之地遷延翔翔至於偏遠之
處曠數年未嘗一到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控訴激而為盜官吏反欲
竝緣虜掠民之被害何可勝言行臺按察司之設正欲察訪利病中丞
察使以下竝宜公選南方耆德清望之人與北方官員講論區畫度幾
諸悉江南事體周知遠人情偽內臺中丞至監察御史亦宜參用南官
以備采訪事下中書集議集賢大學士阿魯溫撒里等請如程文海所
言遂拜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仍詔搜賢江南初詔令皆用國
字至是特命以漢字書之世祖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
又薦趙孟頫萬一鶚余恁張伯淳交時中胡夢魁包鑄曾冲子孔洙等
二十餘人皆立登清要之職還都宮門已閉叩闥莫見世祖聞之喜甚
不覺起立曰程秀才來矣陳民間利病五事超授集賢學士仍居行臺
時宰相桑哥顯政中外歲交二十六年公復入朝奏疏曰天子之職莫

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以殖貨為心非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丞相陳平對曰決
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逐萬物之宜外
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今尚書省惟以鈎考錢穀剝害生民為務所委
任者率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清尚書
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卹民之典於國為便桑哥怒羈留京
師不遣凡六請加害世祖察其忠誠不允已而桑哥敗世咸服公之敢
言公還行臺二十九年召公與胡祗通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
高凝陳儼趙居信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授正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
政廉訪使悉召諸吏諭之曰治人之道由自治始若等能不竝緣為奸
則貪汙將自戢矣有違吾言必懲無恕上下為之肅然刺舉屬吏尤加
之意不以微罪棄人於是相率改過為善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首
治行省平章家奴為民害者民大說歲侵以周歲廩祿賑之八年召為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加商議中書省事集議恒賜暴風之
變公承詔上言五事其目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皆切中時病十
一年授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學士加正奉大夫至大二年
銓選湖廣行省明年復持節山南又明年仁宗即位召公與李謙尚文
等十有六人赴闕賜對便殿移浙東海右道尋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皇慶二年大旱以桑林六事自責應詔忤宰相
意翌日勅中使持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
無隱議行貢舉法公請以朱文公貢舉私議損益行之經學當祖程朱
傳註文詞宜革宋金宿弊此詔實公所草進階榮祿大夫屢乞歸田不
許延祐二年得末疾勅近臣撫問勞之曰卿先朝舊臣素稱忠直宜強
飯善自攝調以副朕心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養請去益堅明年
得旨南還加光祿大夫賜上尊麗錦勅朝臣祖道文明門外行省有司
常加存問年七十薨亮之明年正月庚申葬南城縣可封鄉繞堆大磐

山之陽娶徐氏先卒追封楚國夫人繼俞氏封楚國夫人先公四月卒
子男五人 大年承德郎撫州路金谿縣尹兼勸農事卒贈奉直大夫江
西等處儒學提舉飛騎尉建昌縣男大光卒大本奉直大夫秘書監著
作郎卒大來大觀將仕佐郎建昌路南源務稅課使司提領女四人長
早卒次適國子生聶公晉次適饒林幼適江其孫男十二人世昌奉直
大夫揚州路崇明州知州兼勸農事世臣進義副尉武岡路武岡縣主
簿世延國子生世忠世京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世良世師世郢世德世宏世祿世哲世濟女若干人曾孫男十
八人 嗣光嗣英嗣祿嗣又嗣原國子生嗣遠嗣淳嗣真嗣德嗣晉嗣城
嗣肅嗣陽嗣良嗣畏嗣倏嗣賢嗣應女若干人玄孫位育琮璘瑄公博
聞強識靡不研究居家庭以孝聞待宗族親戚朋友曲盡禮意救人急
難捐帑發廩無吝色嘗曰士生天地間當以濟人利物爲心奈何瑣瑣
以自厚一身爲哉及臨大事決大義凜然不可奪世祖賜地一區於安

貞門俾居之公題其室曰遠齋取易所謂遠多譽之旨至元中立尚書省以公爲叅知政事文命爲御史中丞皆固辭不就至大中特贈謚父母昇大年官仁宗每呼程雪樓而不名蓋郢有白雪樓公嘗取以自號示不忘其本云勅待詔畫其像儒臣製贊錫賚無虛歲賜歸之後猶命詞臣撰世德之碑其遭遇亦云盛矣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詞章議論爲海內所宗尚者四十年累朝實錄詔制典冊紀功銘德之碑多出公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善大字每接後學才藝之士歎賞獎進或爲之築館授室有終身留客門下不去者所薦士後多爲名臣建昌城西十有五里曰麻源第三谷晉謝靈運遺跡在焉公作山房藏書間則攜賓客燕遊其間或幅巾藜杖獨行田野與樵夫野叟相問答縣小吏馳馬值公城門怒詬公守城卒擒吏送公府公命釋之人服公之容德云臣素鄉備官史館論著公事今乃顯被明命非直發公之潛德亦使天下後世知我聖祖得人之盛嗚呼懿哉謹拜手稽首

而爲之銘銘曰

混一之盛若稽至元大帝御極俊乂飛騫謬謬程公蚤起南服宿衛禁廷眷遇彌篤有燁令譽館閣廻翔敷陳時政用戒包桑皇有萬方莫匪臣妾立賢無方庶政斯協臺府穹崇冠于江東徃貳執法亟蘇瘰癧共驩在朝星馳入奏指佞觸衷讒言游構克知灼見維帝聖明繡衣持斧憲度肅清召還詞林爲國著蔡桑林之事引古進戒從容奉身歸老丘園百辟祖餞錫賚便蕃碧澗紅泉公所游衍魚鳥相忘放懷高遠侃侃正色功在四朝贈謚之腆式勸臣僚可封之鄉大磐之墓子孫來瞻春雨霜露樹碑神道制命廷臣金石不朽永昭皇仁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六

乙集

行實 勲賢

朱學士升傳丁同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劄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溢浦偕趙沙于常往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蘄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 旨召見

上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 宸翰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

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强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

聖上肇登大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爲學即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二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上日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

孰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于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

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遠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偽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朱祭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養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已以儉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隣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成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于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奧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

其在 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

俱藏于家吳元年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朕聞洙泗集羣聖之大
與前賢而詞賦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
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趙鼎禮法之場超卓傳註
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道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
慮至千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茂茂束帛為禘式
於國中青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職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
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職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
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
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闕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擊石乃以寫作徵音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
上曰擊石磬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
歌一曲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
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願不難和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
上深然之定宗廟時宇之禮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洪武
元年前禮部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然
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然
命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文

病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
夫歸后妃雖毋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備於事
有不歸若寵之太過以驕恣人甚於下失序觀歷代主官閭政由內出
其後世未有不為所惑者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
使致仕王師許之州字允升徵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
門致仕王師許之州字允升徵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
上禮部授今官至是以老致仕歸石門後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周官
學士升之子也丙寅陞吏部員外郎賜禮部侍郎朱同等襲衣

詹承旨同傳子徽

王景彰

詹承旨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六韋章學士虞集見之曰
才子也以其弟槃之子妻之舉茂才與等為郴州路儒學正遇亂因家
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歲甲辰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上厚待之還京授國子博士遷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
轉直學士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七月為學士承旨
兼吏部尚書七年五月命致仕勅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

拯民艱延攬羣英以圖至治凡二紀于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爾
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游厥後任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
其職及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
猶輸誠效謀訖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趨走之
勞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丙午年四月庚寅
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
得而見武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論居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吳元年四月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承旨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
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三平曰言行可
實○洪武二年二月壬辰詔以直學士詹承旨為侍讀學士○
禮也○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
不深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務謂翰林侍講學士詹承旨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
務謂翰林侍講學士詹承旨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

亦何嘗離刻為文而誠意益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
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慕
○洪武六年正月
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蠱毒朕觀前代之斧斤易以斲人者一有濫焉則
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苟不知
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爾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祚
後昆之則下承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洪武六年
四月丙辰以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
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備纂
貢士黃祖國子生陳益賜等謄寫○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
曆成自
設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九日征伐次第禮樂治道刑政
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
上曰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
更輯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鑿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
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戊午

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自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
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洪武十六年十一月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襲衣○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僉都御史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九年七月
上以左都御史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以太子洗馬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以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院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詹事府
不容奸偽所役之吏髮蓬而姑容怨肌瘦不異羈囚蓋不得剛斷疾惡
有餘而不在始及履被小人相累刑者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德
罪以眷其德也今奸人小人行移計稟皆舞文弄法以趨厚賄其奸
人小反謂懦而無為一切行移計稟皆舞文弄法以趨厚賄其奸
德無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泉其
德海容其物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此邪

資德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楊公寧墓碑銘 彭文憲公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款縣楊公卒于家又明年
庚辰其弟宜之子挺會試來京請於予曰先伯父歷仕于朝幾三十年
功名事業著于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後世而缺焉敢以為

請儻異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既因授予狀按狀公諱寧字彥謚姓楊氏世爲錢塘人高祖世隆元教授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弗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官徽州府學教授因留家焉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父引至膝下口授以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語孟十一而能屬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鄉試兩赴會試中乙榜不就宣德庚戌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一人尋詔歸進學壬子赴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任發反寇震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公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款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毋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衆謂公迂傲令督運于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焉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賞特陞郎中歲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

公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畧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若賊矢石如雨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公曰賊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子壘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崖溺水不知其數師還

上親宴勞于奉天門賜白金楮幣拜刑部右侍郎壬戌丁母哀夫人憂甲子奉命參贊雲南軍務至則練兵伍督屯耕興利去害不以私撓而於懷撫遠人猶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嘗効力隨征公於是請置隴川宣撫司以恭項爲宣撫用旌其義民夷悅服有言騰衝險要宣城之以控制蠻夷者

上命公往城或謂公其地險惡多瘴非特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違卹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

四旬有五日而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爲文刻石紀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賊首逸于緬至是公以城完民且効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哀求出賊自効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寅侍郎侯璉代公還朝丁卯暨戊辰春上以清明謁祭三陵俱命公留守未幾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公巡撫公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公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編歷諸郡宣

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還京奏對稱旨有金織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毘陵胡公協心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於步履復調南京刑部示優禮

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用寬恕民以不究蒙贈曾祖祖父俱尚書曾祖妣妣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訃聞朝廷遣宮賜祭營葬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一都之金山下配曹氏封夫人無子子宜之次子埈如已出側室吳子一人長壩以公平南功授徽州衛世襲副千戶次城女一人俱幼公天資孝友年方十四適其父教授先生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遘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于錢塘不憚險遠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謹甚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尔今俱出而仕何恃以爲養邪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始終待鄉黨朋友一以信義事上以忠泣政以勤臨民馭衆嚴不刻寬不縱所至有惠于人而性識機警言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衆中出言清辨有條聽者忘倦故識與不識無不稱道其爲人而慕仰之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自少即馳

名場屋所作諸文有白雲稿卧雲稿藏于家公弟宜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今為廣東按察副使其子挺景泰癸酉鄉貢士科第蟬聯實公啓之而挺又知為公不朽計可謂不負所教已銘曰

縣縣楊宗世德遠而再仕于外不大厥施委社諸祥而公傑出磊落其才沈厚自質乃雋賢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馳清譽滇南徽外蠻寇縱橫再征以師而公在行協力贊謀妖氛斯滅終鎮以靜遠人慕悅歲歲江右與寇為隣

天子慮微命公撫巡公於為政春生秋殺民以不恐亦懷其德累茲勞勤正值六卿鴻聲駿望洋溢二京歸日幾何而遽長逝壽雖弗延名鮮與麗金山之麓高墳我我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贈太子少保諡襄毅程公信墓誌銘
劉文和公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休寧

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

聞詔贈太子少保諡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 朝廷于其生加以穹秩于其休褒以 璽書于其沒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聆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為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策可考高祖諱社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為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社壽 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成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

英朝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戒嚴 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

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首見采納虜酋也
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鏗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
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鏗援虜引去景泰紀元
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封 華陽王妃凡 王府有醜遺悉却之歸陞左
給事中辛未九月

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
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泰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士申陞山東右叅政
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
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今故爲此斛
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
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
丁丑

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爲太僕卿遼
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賜敕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
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
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算往廉
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
之可伐其謀 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
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等來聚衆欲入寇
公自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
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 聞詔中官
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
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
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

今上皇帝卽位起復公于兵部又轉左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

據大壩山等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
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鷲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
士依公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
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
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
師僕之未及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
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軍糧若興舊恙
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

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二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

大臣廷臣文章薦公為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二
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

重復疏乞休

上重違公志賜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于家之語明年公還休

靈車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到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

三葬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

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升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敏德太學

生敏政行已率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熈

圻壘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

文畧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

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卹振拔

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

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

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
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

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

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邪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藏于家銘曰

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登祿位馴致兵刑聿司留後是寄果哉襄毅衆方焚焚我獨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皇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六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七

乙集

行實 風節

宋諫議謝公泌墓記

唐叔虎

叔虎來新安之初年嘗遊問政山於興道觀之左見有墓焉墮落僅在而表識不存詎知觀事駱如石曰國初謝諫議也求其詳而不可得問其子孫則曰久無人至觀舊有遺田數十畝爲黃冠香火費故歲時祭奠觀中不敢缺嗟夫諫議官至四品不卑矣且死未甚久也湮泯無聞殆中經大兵毀蕩又世次渙散以至於斯歟後二年偶得羅使君新安事實而讀之則諫議行狀班班籍籍中反復敬觀其高風峻節乃如許因舉本末於太守趙寺丞師端是可不以其狀鑠之堅珉植之墓左以發其幽光於幾墜哉歛宰孫評事涇傍替之曰請任其事於是據依事實而勒諫議行狀於興道觀焉嗚呼昔東坡叙王元之畫像替之曰想其餘風遺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諫議當時議論從容有禮差似元之不

然則我太宗盛德而諫議以直被稱獎庶幾汲長孺流輩此又似東坡擬三元之事也有人於此而澤及五世彼蒼誠不可詰若夫尚賢崇德無間昔今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書而勒之亦揚善之意也嘉定乙亥秋七月望日泗人周叔虎謹書

謝諫議傳

羅鄂州

謝諫議泌字宗源歙縣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孫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一見奇之謂人曰此子才器不羣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川綿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集爲四庫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兼知集庫淳化中王禹偁請羣官謁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時接見以防請託泌以爲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夫以萬機屬任輔臣非接見賓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候

見而咨之曾無解衣之暇古人云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上覽疏嘉歎從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泌以爲不當施采繪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蓋拜左司諫賜金紫并賜錢三十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自竭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閱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特預召自是爲例未幾爲三司鹽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爲使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卽位改主客郎中知虢州在郡上疏以爲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熙末年趙普嘗以此獻先帝深以爲然俄命普入相尋普病此狄擾邊未及施行今北狄已息繼遷請命正是行此十事就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不用小人不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術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深責平城之

事至弱也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晉用景延廣之言以絕和致天下橫流豈得為強聞虜所貪嗜者禽色利欲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弭虜心又自古輔佐聖明建萬世之塞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為之也願陛下察此則纖人不敢萌心大賢得以卑力矣疏奏上頗嘉歎後知福州代還民刻石于所經之橋名曰去思必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曾不啻數人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曰即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必暇日小車從數史渡漢水至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為時名臣西祀還授泌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監沐巾褊端坐而終身不敬側時年六十二歸葬鄉里錄其子衍為太常寺奉禮郎衍為將作監主簿

汪推官 汲傳 子奕襄

維鄂州

汪宣德汲字子遠績溪人年二十登嘉祐中進士第嘗為慈溪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為疏導既廢田數千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鞫贊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者百餘多病疾汲解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為佛齋以報性潔廉與物無忤而政稱彊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詞賦取士奕尚少試太學即為其第三人與弟襄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為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憲使欲寘之極典奕以為狂疾奏上果貸死使者以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游上庠商河常環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仕為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為兵曹薦其文史足用詞有古風書遺朝士言不喜為宣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襄在太學有詔擇內舍生為使臣學教諭以教諸小內侍大司成汪解以襄名聞時梁師成為提領方貴寵見襄頗禮憚會襄以內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於上有旨特免襄自陳願得退舍不可以襄故亂學校法上使小內侍從襄學者押

赴內舍竟不就及登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襄自言處學校父方欲
試吏州縣不願在冊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寢怒語人曰彼耆儒也詎
敢浼之至是秩將滿有內侍為走馬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
官被鞠或言師成有力焉後改宣教郎押白金詣虞帳用虞中權衡虧
其半酋怒甚同行皆股栗徐辨竟得直嘗作手陶朱西子賦與寄高
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復登第安世資端厚教後進有法官不遂
卒安行篤行義能官為金華宰

王修撰愈傳

洪杏庭

王修撰愈字原道初名崇婺源人少敏悟十四試于國學以舊草化
為瑩賦擅場冠多士後登第仕所至著善政令建昌歲饑民聚為盜立
法賑濟所活數萬人諸司取會以功列薦于朝徽宗命書籍姓名政
和二年任滿造朝賜對垂拱殿稱旨御筆改賜今名命知信州賜銀緋
奏乞回授父汝平有旨王愈父子並賜銀緋後不許援例宣和二年十

月睦寇倣擾東南陷杭睦歙處發衢等州即乘勝犯信愈奏用鉛山宰
王舜舉監鑄錢高至臨同治兵事賊攻城不得志稍退也柳家都至臨
率銳士斲枚火其營賊狼狽走愈縱兵鏖擊大敗之縛其偽統兵賊道
去上降詔嘉獎除秘閣修撰賜金紫愈奏疏極言憲臣張苑閩帥韓玘
等縱賊之罪時王黼當國舊與愈有隙掩其功改知嚴州上尋悟使還
信州愈至築二室於城隅扁以示喜後樂摘詔中語也內翰龍溪汪公
藻為之記四年王黼猶媚前功乃諷御史擊愈張苑輔以羅織坐是竄
逐尚宗中興呂公頤浩首以愈為薦盡還舊秩紹興二年起知無為軍
半載以老上印綬歸六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諡祖按大監王公端序修
新安志時公之野孫不以告也良遂器而不書求之國史黼用事於
固媚公之功童貫總兵於外又欲自專其功史臣固無得而書也新
貢進士王儀曰事固自悔於當時而暴白於後世者天理不可誣也
宣和迄今百八十年載之難也亦修而信州之功終不可泯後之覽者
州免舉進士臣汪存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良弓可以得
鳥良狗可以得狡免此雖古人常談深有此况乃者金戎犯關四方

尚願皇武薄言震懼倏焉潛遁然要我金幣欲我土地罪農貫盈正天
人共怒必得引大軍與之掃蕩巢穴則夷根株以快我元元不義而無
特務之不足與應變准兩者兼備然後為全能切見朝散大天充秘閣
謀則前知信州臣王愈於宣和二年睦賊信居江浙之邑顧視四隅皆
修而抗無全城次窺江左而徽為炎燼信居江浙之邑顧視四隅皆
有寇盜愈於是時躬先僚屬丁寧訓諭痛切效死又令邑之豪右傾
之屢至觸藩自退是以千里耄倪咸賴以自保備壘山為阻依水為池
方慰輿望乃屬吏計其微類亦逐殿裔全朝恩負復歸田里岸中
履怡然自適彰彰不以得失毫髮繫於胸中此其所謂養有大過人者
其忠義智謀彰彰不以得失毫髮繫於胸中此其所謂養有大過人者
以上將軍印親整六師城彼朔方意曰後我河內故壤歸我皇弟肅王
天神地祇祖功宗德宋興二百年感靈昭格堂大陣兵出逾時
日凱旋最喜發社在此一舉天深三箭未足道也而狼子野心集
拔遺防如何為國家大計不可不深思熟慮敢問今日之應倉卒之
無治使器械足以備禦足財用如何能訓練使士卒之險要風雲之
威武彈壓有厭士卒之心備服虜情如郭高父之所短委之不疑不
智謀足以及此陛下試舉而用之置之遠庭畧其所短委之不疑不
如朔方王中興可以復形容六月北伐之篇於靖康初紀然後知卓
儒生言有可採者不妄論薦舉其慮有三曰諸曰親曰偏始於愈雖無
是三者念臣與之同里間知其為人為充詳當陛下求言之始故敢為
陛下言之如以言官論列其過有不可忍使誠尚無辜不能見雪於
陛下仁愛周物可以文帝為念故干冒天聽誠惶誠恐百拜謹言○朱

黃侍御葆光傳

洪文敏公

大同續志王舜舉字伯俞和門入登紹聖進士第仕至信州通判時青
溪洞方臘反侵州公伏兵大破之追至衢州寇平入覲授朝請大夫直
秘閣賜銀五百兩綸五百匹以旌其功尋除江東提刑卒贈太中大夫
○按汪龍溪信州二堂碑云舜舉與愈並有禦盜城守之功故附見焉

黃侍御葆光字元暉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太學有聲四試
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
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閱獄囚枝蔓者一夕遣數百人通判以為疑
視續無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又以薦
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為左司諫以言事忤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
侍御史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郊祭
百官獲餼用羊數萬屠割烹煎腥膻淋瀝請並支食錢以稱嚴恭之意
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
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
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總疆土擣

族帳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之華省
因列五害以防微爲戒條三省樞密院吏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
革之省費月數萬因請更中外引例破條及無條制直陳乞者令各守
成憲又言君尊臣卑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
其分不可抗引洪範威福剛柔之說以爲威福之柄在我和而順者克
之以柔強而弗助者克之以剛用剛克則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應用
柔克則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勢馭人羣而莫敢撓
者以此徽宗令左丞讀其奏於殿中以示大臣知兗州方邵輒至國門
求赴堂稟議葆光奏請重竄之上悅面諭曰未嘗敢有人言此者又論
崇寧後增置兼局之費有百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恟
恟上疑不可行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制造
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裁定稱上意者他日因雨澤愆期奏對言
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燮理今師臣蔡京開僭擬之路負委任

之意啓跋扈之心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
而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州安置言和
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主管江州太平觀其謝上表
云言之未盡悔也何追四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貧官地居者至
是豪右增直強請葆光至悉按如其舊輸賦閱囚每事經意爲建學請
監書閣二歲除直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動顏色沒之夕家未
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葆光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
隱諱博涉經史又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調親舊爲嫁女奉喪家無
所餘郡人斂賻五十萬工由中郤而不受相與述其勤事感疾之狀訴
于朝得一子官

青溪汪先生華傳

周郡推

先生名華字信民臨川人先生本越國公之後自歛遷臨川性孝友家貧好學三舉於
鄉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甲科常以爲科舉壞平生志氣分教長沙帥

張公芸叟待以異禮從而受學丁外艱同寮贖金為賻辭不受令家人
毋持官下一物行見其妻所置錫水壺愀然曰以是汚我投之江中及
為宿州教授榮陽呂公希哲見之以比黃憲茅容與其孫本中琢磨充
莫逆傍溪築室取少陵移居詩扁青溪堂蔡氏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已
以周王宮教召不就曰吾異時不欲附名姦臣傳復為楚州教官卒年
四十生平深厚不伐無辭色可見稠衆中似不能言調親友之急解衣
推食無難色嘗謂人能咬菜根何事不可為其學欲明善惡別是非張
右史未陳司諫權游漢陽醉皆賢之及卒榮陽公哭之慟且銘其墓詩
在江西派有青溪類藁論語直解行於世淳熙丙申太守趙公燁繪像
於溪堂合祠於學第萃字叔野篤學有守喜為歌詩東萊諸呂氏豫章
諸洪氏競稱之與二謝尤親厚取昌黎語名齋曰歸愚登建炎二年丙
科歷洪州司理帥李公回趙公林皆禮以上客轉分宜丞御史李宥宣
諭江西至袁一見曰聞君賢德久矣舉清白第一卒年七十二有歸愚

集姪添大經字淳夫博學多聞嘗與溪堂師友及廣及著臨川耆舊傳
人多稱之

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

汪直閣

公諱叔詹字致道新安歙之平遠鄉新平里人曾祖承吉祖瀚皆以隱
德終考世基故任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累贈至右中大夫妣太令人
鮑氏公少齡警悟博見彊志屬文無險易操筆立書未嘗起草以故弱
冠擅序序聲崇寧四年會試鄱陽以第二人與計偕次年春登第授將
仕郎處州會昌縣尉未上改宣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從事郎移鄞州州
學教授秩滿轉宣教郎朝廷行三舍法專用經術取士禁絕蘇黃之學
公大好之竊玩其書故為文雄邁不羣政和六年至京師未試詞學兼
茂科考官第其文入優等宰相見之謂有蘇黃氣懼變一時又體斥不
預名拜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成資罷宣和五年春有薦公文行者除

太常博士是年冬始至京師供職轉奉議郎契丹大將軍郭藥師來降有寵命為燕雲招討使公奏疏言夷狄之人狼子野心自昔臣蓄而親暱之鮮有不為患者獨不鑒梁侯景唐僕固懷恩之亂乎景以反虜歸梁意在逃死一日猖獗遂陷臺城懷恩由蕃伍降唐討極王侯自懷危疑卒至反叛今藥師契丹之叛亡而我豐仇也寵之於內則荆軻之事可為寒心用之於外則侯景懷恩之亂覆轍在前臣伏願陛下以渾邪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如漢汲黯之言則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弗聽公以直忤宰相王黼黼風言官以他事彈公斥歸吏部左選無為軍廬江縣丞自供職至是甫十六日而罷有識者寬之公於是挈老稚歸隱新平中日以讀書為事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久之當塗蕪湖闕令外臺聞公名召攝令公辭請益堅勉强就職為政寬靜不鞭一人邑以大治居無何發運使盧宗原建議酒丹陽湖可得田數百萬頃朝廷從之役數郡民凡十餘萬人宗原因近幸進由中得請眾咎其誕無敢顯言

者公獨奮然以為非弗肯發民會役宗原大怒劾公非沮詔書大不恭遣部從事霍蠡督縣役夫蠡至公弗遣介迂亦弗與相見蠡大怒直造令治不得已賓之謝蠡曰老病不能謁君君勿過也蠡嗚然曰公為太常博士矣何肯先謁我公拂衣起取印實廳事呼佐吏謹視印上官如此令不可為也兼程走京師上書闕下言李白丹陽湖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陛下觀此詩則知湖之廣袤為如何詎可以人力涸也今宗原欺陛下役久弗就死者必眾富人家產破什八九百姓無辜誠為可憐宜亟罷以拯十萬眾書奏徽宗皇帝大寤御批即日寢役擢公提舉潼川府路常平等事寔宣和七年春二月也公至潼川半載為權右所疾復以章免先是東川民趨利售鹽并歲久鹵竭課浸虧破家產償官猶不能足監繫終莫得脫公一切奏蠲其逋削去故籍民免監繫者數百家至今為利潼川府戶曹牟邦彥廣安軍新明縣丞楊昂渠州鄰山縣尉陳陸皆效點弄法積取受百金以上他使者莫能按公悉劾

罷貪吏歛迹公免去今太尉劉公琦任廉訪使者奏言公治狀顯著一路悅服宜蒙褒寵不當反賜罷黜不報淵聖皇帝卽位覃恩轉承議郎至京師與樞密李綱書論時事綱稱於朝曰真天下奇才也辟編修官供職數月有旨李綱所辟官並罷罷十有三日金人圍京師公羈旅圍城中食屢絕未始介懷深以宗社爲憂僞楚立公之友或梁僞命公力誡之弗從遂與之絕敵退迎上南京屢表勸進大元帥府命公權太常博士又命充徹幣官上卽位儀禮皆公草定公勸汪伯彥薦李綱鄧肅潘良貴可大用上召綱爲相肅爲右正言良貴爲左司諫綱始至公謁之綱有輕汪伯彥黃潛善語公曰汪黃人望雖輕與至上同起草昧未可間也相公宜委曲圖濟艱難不可使與爲矛盾綱弗納不幸公之友鄉受僞命者復以巧媚得權要交惡公於綱伯彥以故公浸不偶會朝廷議駐蹕維揚公謁宰執極言其不可狀皆弗以爲然公因說皇叔士儂勸上駐蹕金陵公爲草奏上覽奏大寤顧謂士儂曰孰爲此奏士儂

以實對上官諭曰只令汪叔詹草詔進來詔草中有姑留金陵待二三年復還京都之語上塗去二三年字易云來春詔揭衢路交相賀宰執力勸上駐蹕維揚趣省吏收還詔書公度其必敗事遂拂衣歸隱除知太平州又除檢討官皆不就職用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初淵聖卽位公該錫服乞廻授乃考朝廷雖著令不許特從之至是始自受緋魚之賜主管舒州靈僊觀轉朝散郎繼丁乃考憂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左朝請郎起家知池州公自拂衣歸隱躋躋十載年幾六十始領郡今大丞相陳公康伯提舉江東茶鹽與公同時在池陽公常言陳公風度凝遠必致大用其知人如此終更轉左朝奉大夫除知鄂州數月移知永州除權發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營田公事兼京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常平等事置司武昌除直秘閣再知鄂州轉朝散大夫成資罷除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轉左朝請大夫朝廷免天下行戶需應令出免行錢別州郡爲六月出錢各

有差湖南所隸八郡長沙月三百萬衡永邵月六十萬金華月四十萬
郴陽武岡桂陽月二十萬所均大重居民多逃徙郴陽武岡最甚公乃
先蠲三郡什之八始聞於朝乞併與諸郡復蠲三之一如請人賴以安
業湖南邊二廣俗好聚藥毒人死者頗衆公移文禁止捕以厚賞未幾
大改其俗南蠻數爲寇郡縣弗能禁公遣人諭之有降者厚賜使還於
是相率而至者前後聯屬公皆還之邊境遂安有縣令李氏子不肖黨
姦人姦人從其所貸錢弗得遂誣李氏子有異志常自其嬰孩爲唐太
宗詣闕訴之朝廷命爲制獄鞫其事所連引其衆公卒明李氏子出之
活數十人攝長沙帥數月拜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
北京西路軍馬文字公在武昌總領所凡八年魏貅宿飽軍餘見糧前
後更數人獨號稱職賜金紫秦檜當軸私其妻姪王子渭以爲總屬子
渭恃勢貪猾不遜至盜軍儲淫官婢公劾奏其罪檜大怒除子渭版曹
屬以呂愿中代公愿中小人尤爲姦險誣公以罪賴檜死得免家居主

管台州崇道觀檜死之明年召赴行在所時有新貴者與公素不平遂
中傷焉復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十年四月守本官致仕是月十六
日終於家凡四典郡五持使節階至左朝請大夫職至司農少卿壽至
八十一公人物軒昂志節慷慨博通經史尤長於詩與人交胸中無毫
髮隱故士大夫以此稱之見邪佞疾之如仇面折不能容忍用是亦數
見排擯異稟賦善攝生年八十起居飲食如四五十許人處事益精明
筆力不少衰至對客論天下事亶亶不倦皆有條理可紀初赴武昌太
守陸辭敷奏明辨舉止詳緩上再三褒異平生仕官所至稱治顧無負
所學嘗惜其不至大用爾娶鄭氏封恭人有壺則能甘貧苦佐公起家
再守武昌之次年卽世五男子若水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司准備差
遣先公卒若海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江州軍州主管學事若川右文
林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若愚右通直郎知隆興府豐城縣若
金將仕郎先公卒一女子嫁右朝請大夫知德安府事張壽孫男十八

人取善將仕郎聞善先公卒擇善右迪功郎江陵府公安縣主簿主管
學事好善將仕郎餘未仕孫女六人重孫男五人女八人諸孤奉公柩
葬于古城山之麓謹述其官爵事業願假辭以立言君子而傳之來世
焉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謹狀

江石室致一傳

李以申

江石室致一字得之休寧石佛人少與兄致虛游安定胡公之門致虛
以優校釋褐授太學錄號松菊先生致一宣和乙卯鄉舉首選繼入太
學靖康中伏闕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六姦臣復李綱相位皆如其請
名震中外尋中兵科優等授承信郎高宗即位赦書下江東訪求致一
有旨特換文資與正錄力辭不拜乃歸營別墅學者號石室先生有集
五十卷三子哀哀衰衰從學東萊呂公號南齋著臨緇家傳褒子宋符
鄉貢兩魁授本府儒學正宋符子應求魁漕試授登仕郎號畏齋萬松
記古者名堂之義或以著其地或以表其志或以昭其訓一名而三物
具微之休寧江氏萬松書隱有焉微古侯國萬松微望山江氏又萬松

鍾秀彥銘江氏長子孫歷千數百年猶能不忘萬松之名以爲
今川以爲隱夫豈徒爲大夫君子登臨觀覽無游暇逸之樂而已哉
伏居萬松之下者曰石室君游安定胡先生門居太學當宣和靖康中
伏皇帝闕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六姦臣復李綱相位皆如其請名震
中外曰王敬者東萊呂成公門人以文章顯於時至畏齋推齋二公尤
克世其家學有畏齋文集藏于家曰衡友曰仲文則又有隱德而不輕
自耀者也今彥銘之書隱有託於萬松夫豈偶然之故哉一舉首而忽
忽乎瞻其卦登一舉足而湯湯乎履其家廟出而見其宗鄰里族府而
訓其泉石魚鳥則彥銘以萬松名其書隱者所以著舊邦表追遠昭後
播遷爲人子若孫津渙不收而人紀落矣孰有能如江氏者哉彥銘
學古通今與予同以學官試吏部故爲記之彥銘之學蓋出於其鄉先
生東山趙公云洪武六年龍集癸丑秋
七月望日薛軒居山陰胡隆成記







